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

第六辑

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

封面题字 武 中 奇

封面设计 黄 永 三

责任编辑 李 绍 斌

金 铁 平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第六辑）

1 9 8 3 年12月 洪泽印刷厂印刷 印数3000册

洪泽革命史料选辑

第 六 辑

目 录

功
垂
祖
國
澤
被
長
淮

- 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二三事
.....张爱萍 (1)
- 半城镇幸会陈军长
.....陈其五 (11)
- 邓子恢在淮北抗日根据地
.....蒋伯英 (15)
- 罗炳辉率部开辟淮宝记
.....闻 武 (30)
- 我的良师益友彭雪枫
.....刘吉庭 (49)
- 我们的师长在半城
.....杜国军 (59)
程朝先
王步云
- 心里时刻想着的是群众
.....王修祥 (73)

四
师
三
宝

南泥湾精神在洪泽湖畔闪光

.....周纯麟 (76)

程坤源

拂晓之花开放在华中敌后

.....白艾等 (95)

《拂晓报》史略

.....张学忠 (115)

难
忘
的
岁
月

浴血奋战三十三天

——忆四二年冬反敌伪对我淮北根据地大扫荡

.....滕海清 (133)

在淮北三十三天反“扫荡”的日子里

.....刘廷良 (139)

新四军四师西征记

.....杨西彩 (144)

从日寇投降后到淮北撤退

.....张辑五 (153)

编后琐记

.....中共洪泽县委党史办公室 (159)

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二三事

张爱萍

少奇同志来了

一九四〇年的初夏，一连几天的响晴天，洪泽湖畔气候骤然暖和起来，由于敌后环境的艰苦，部队还穿着过冬的棉衣。

就在这么一个夏日的下午，处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淮河北岸的军民突然忙碌起来。从新四军第四纵队驻地一直到淮河边，沿途几十里路的地段，布满了抗日战士们；在纵队领导机关所在地——洛岗村头的空场上，挤满着欢迎的人群。人们怀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喜悦的神情，不时向着东南方向的大道上张望，不时地窃窃私语着：

“听说了吗？少奇同志什么时候可以到？”

“快了，马上就要来了！……”

人们这种欢欣、激动的心情，是完全容易理解的。两年以前，我们来到了这块沦入敌手的淮北平原，按照党中央的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路线，我们在敌后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展开了游击战争。渐渐地，我们与八路军南进支队的苏鲁豫支队的一部开辟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横跨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组织了抗日民主政权。但

是，这时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这些人过了不短的一段战争生活，在敌后打击日寇、与顽固派进行反磨擦斗争虽不算内行，但总还能应付，但对于建设根据地却没有 什么 经验。就在这时，消息传来：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来到新四军第五支队地区的盱眙城了。从洛 岗 到 盱眙，中间只隔着一条淮河，这真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我们就请少奇同志亲自到淮带来一趟，指示我们解决建设根据地工作的一些困难。复电来了，少奇同志决定今天动身前来。这个不平常的消息，鼓舞着每一个干部，谁都知道，少奇同志到来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便会迎刃而解的。

淮河边上的欢迎的人群沸腾起来，在雷动的掌声里，少奇同志走下了渡船，跟在他后面的是中原局的工作人员和电台、警卫人员。半年多来，少奇同志走遍了长江以北各部的驻地，指导各地的抗战工作，长时间的操劳，影响了他的健康，他脸颊削瘦，但却精神焕发，穿着一身洗得灰白了的军装，看去很象位慈善、谦和的长者。他轻挽马缰，和欢迎的人们热情地打招呼。

当晚，少奇同志没有休息，便要求各部门负责同志向他报告工作。本来就不太安静的纵队部驻地洛岗，这会更加热闹起来。在一家地主的厅堂里，蜡烛的火焰在闪闪跳动。人们拴下汗滴滴的军马，带着兴奋、紧张的神情走进屋里，向少奇同志报告工作进行的情况和问题，然后带着他的简要的指示，挂着热情和满足的笑容，兴高采烈地走出屋子。这样你去我来，整整谈了一天一晚。

“有理，就坚决打垮它！”

本来准备在少奇同志到达后的第三天开会，请他向党政军干部作报告的，可是就在这天早上得到消息：泗县城的日本鬼子向根据地扫荡了。于是只好停止开会，立即进入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最初，原想少奇同志来淮北住三五天，对根据地各项工作指示以后就准备返回淮南的，现在因为这突然情况，便决定随队行动。反扫荡紧张地进行了两天，部队由洛岗西面进到泗县城东，然后折转向东北。在这连续两夜的行动中，少奇同志和战士们一道，冒着蒙蒙的细雨，在漆黑的夜里行军，还不断地向部队指挥员了解情况，谈问题。

第二天夜里，部队穿过泗北的濉河，向泗县东北前进。我们原想当夜进至青阳镇东北二十里处的新行圩子、朱湖一带宿营的，因为那里是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距离日寇占领的城镇较远。但当我军进到青阳时，就听到当地群众传说，敌人进占了朱湖、新行圩子。我们又前进了五六里，在新行圩子接到了前面侦察队的报告，证实了这个消息。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王光夏部进攻我们了。王光夏是国民党的苏北专员，韩德勤的部下，日寇进占苏北，他们表面打着抗战旗子，却和日寇妥协，甚至暗暗派人去当汉奸，经常和我们闹磨擦，只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才没有敢明目张胆地进攻。现在，趁泗县敌人从西面扫荡我们的机会，他带了四个团的兵力从东面向我们进攻了，把洪泽湖东北一带我们的根据地占去了。

顽固分子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我军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西面是出动扫荡的日军，北面是日寇据点，南是洪泽湖，而当面又是顽固分子的进攻。

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退顽固分子。但是这个顽固分子，我们还没有和他发生过武装冲突，这次可不可以打，该怎么打呢？还把握不住。于是，我们一面派出一个团，趁顽固军队立足未稳，抢占下新行圩子，和他们对峙起来，一面便去请示少奇同志。

我走进少奇同志的住室时，少奇同志正背着手在屋里踱着步子，和刘彬同志在谈论着什么。

我把情况简要地向他作了报告，最后我说：“现在两面受夹击，没有地方走了，形势很困难！”

在我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什么；脸色仍象我刚进门时那样开朗、平静，仿佛一切都成竹在胸了。看着他这泰然自若的神色，我觉得自己的心情也平静了许多。

等我讲完，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啊！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根据这种情况，不打是不行了。王光夏这家伙和我们磨擦了很久了，只是没有直接冲突过，这样的顽固分子，可不可以打？”

少奇同志没有马上答复我的请示。他沉思了一会，问我：“你们部队打这个顽固派，力量怎么样？”

我把我们研究过的想法汇报了一下：我军虽有三个团和两三个游击队，但可以集中起来的兵力，总共只有三个团，其中有两个团战斗力较强。以这样的兵力，对付王光夏的四个团，全部歼灭他们是有困难，但把他们击退，恢复我们的根据地是有可能的。少奇同志听了之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问到我军过去的战斗情况、战士的情绪如何，对付西面的

日本鬼子如何等等，最后，他安详地说道：“现在情况是很困难，打了，情况就变了。你们既然能打，就先打他一下，好不好？”几天来的接触，少奇同志在做决定的时候，总是先征询下级的意见的。

“好！”我连忙回答。

当我走到门口，少奇同志又叫住我，反复地叮嘱说：“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顽固分子却趁这机会进攻我们，因此，打他们我们是有理的。这点一定要好好地给干部、特别是战士们讲明白，告诉他们：有理，就要坚决打垮它！”

“马上全部送到前方去！”

在反击顽敌的战斗进行的时候，纵队司令部就在新行圩子住下来。新行圩子分南北两个圩寨，南圩子是个大地主的宅院，有围墙、有水壕，房屋、设备都很讲究，是农村中少有的院落。少奇同志就住在那里。

战斗到第五天的傍晚，我们把顽军赶到根据地边缘上对峙起来，战斗暂时松了些。我从前方指挥所回到南圩子向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因为战斗紧张，来不及筹备粮食，一天没有吃东西；打仗时倒不觉得，这会停下来就感到饿了。我一面向少奇同志报告战斗进行的情况，一面对协助他工作的刘彬同志说：“搞点东西给吃吃好吧？”

这话被少奇同志听见了，他奇怪的问：“你还没吃饭？”

“嗯……一天都没吃了。”我说。

“部队也一样吗？”他接着追问。

“也是一样。”话一出口，我不由得后悔起来。原来当时根据地粮食困难，部队生活水平比较低，但考虑到少奇同志工作紧张，而且早就知道他胃病严重，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吃点馒头干，于是我们便弄了些米面给他吃。反正他们就这几个人，也吃不了多少，一直没有让他知道缺粮的情况。谁知这会却说走了嘴。

“是呀！我们倒还吃着大米呢！……我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这种情形呢？”他责备地说。接着便对刘彬同志说：

“快，快查查还有多少粮食？马上全部送到前方去！”

我连忙向他说明：“部队虽然米面吃得少些，但象玉米面、绿豆、大麦糝子还有得吃的；这会也不是没有粮食吃，而是没有时间去搞。而且，就你们吃的这点粮食，拿到前方去也没有什么用处的。”

可是，他还是连连摇头：“不行，粮食虽少但总比饿肚子好！”

这事，使我又是失悔，又是感动。

亲 切 的 关 怀

在和顽敌对峙了三、四天以后，为了狠狠地教训这些“磨擦专家”们，少奇同志决定组织对王光夏部的新打击。他组织了在我们北面活动的八路军苏皖纵队和苏鲁豫支队的一部，与我们纵队共同行动。在他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三、四天的准备和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完全恢复了我们的根据地，把敌人赶回运河边上，消灭了王光夏的一个多团，把这股勾结日寇的顽军赶到了运河以东。

战斗结束以后，我回到司令部，向少奇同志汇报战斗情

况。一见面，没等我开口，他就关切地问：“部队伤亡怎么样？”

我谈了谈伤亡情况。他又问了干部伤亡情形。

我说：“营以上干部没有伤亡。”

“好，好！”他显然很高兴，对我说：“我们是打游击，就要学会保存力量。和敌人拼人、斗力是不行的。”

在闲谈中，我讲起了这次战斗中自己碰到的一件趣事：我们把顽军王光夏的掩护败退的一个多营，包围在成子湖北的一个山头上。由于围墙高、围壕宽，日间不利于进攻，决定在黄昏攻击。在准备进攻时，我和张太生、赵汇川等团长去观察、选择突击点，为了看得清楚些，我便爬到围墙外的一间草棚子上去。正扭转身向团长交待任务，忽然背上象挨了一拳似的栽了下来，后来才发现是挨了一枪。多亏草棚上的横梁挡了一下，没有直接把背心打穿，子弹穿进了旧皮袄里，背上只受了一点轻伤。

本来是闲扯的，少奇同志却非要看看我的伤不行，当时要我脱下衣服，他亲自检查了子弹碰伤的地方，又叫医生来给我上药……然后，又帮我把衣服穿上，指着那件旧皮袄开玩笑地说：“这样看来旧皮袄倒顶有用处呢！”

“这就是你六月里穿皮袄的福气呀！”刘彬同志笑着说，逗得大家都笑了。

少奇同志又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对我说：“人家叫你当指挥员就是要你指挥嘛？仅凭个人勇敢是不行的。在一个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的胜败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回司令部的路上，大家谈论起少奇同志对战士、对下级亲切的关怀的时候，心里都禁不住一阵阵的激动。

深夜的灯光

在进入敌后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被一个问题苦脑着，就是感到敌后的环境紧张，战斗频繁，工作杂乱，总觉得工作紧得不行，抽不出时间来学习。人们总是说：“什么时候能得点空学习学习就好了。”

但是，由于一件小事，我发现这样的想法是错了。

反顽战斗后不久，少奇同志就临时到苏皖纵队指示工作去了。这天我们部队行动到离苏皖纵队比较近的地方，我决定去看看他，有些问题向他请示一下。

部队宿营以后，我便到少奇同志住的村子去。这时，已是夜间两点多钟了，村子里一片漆黑，除了哨兵的询问口令声，什么动静也没有。我一面走近村子，一面想：这样晚了，少奇同志一定是休息了。

我把刘彬同志从被窝里拖了起来，问他：“少奇同志早已休息了吧？”

“休息？”刘彬同志一面揉揉眼睛看看表，一面说：“天还没有亮呢！”

刘彬同志领着我转过一间屋子，就看见一幢房子的窗棂上透出了灯光。灯光在这漆黑的夜里显得分外明亮。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推开了房门。只见少奇同志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支烟，正就着那闪闪跳动的烛光，在聚精会神地翻阅文电。

他一见我，就放下电报问起部队情况来，谈了约莫两个钟头。当我告辞出来，回头望望这摇曳的烛光，和映在窗上的那高大的身影，我心中十分感动。

刘彬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经常在深夜里工作或读书，要不就站在地图前，或是在屋里长久地踱着步子思索问题。深夜不眠，已是他的“正常生活”了。

他指引着我们前进

少奇同志在淮北根据地前后待了一个多月。在这一段日子里，他不断地找党政军干部谈话，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具体指示。而在指示工作时，他总是想尽办法，诱导干部，提高认识水平，然后才着手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在谈话中，他总是结合着我党历史上的教训，和当前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向我们反复地阐明党中央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以及这一方针对中国革命的深远意义，并且还经常讲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他不只一次地告诫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著作。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中国的马列主义，学习好了，才能做好工作，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

正当党中央的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得不到贯彻，和党内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时候，少奇同志把党中央的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带到华中贯彻执行，对华中根据地的建立，是有极大意义的。

他还常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认识论，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他常常结合实际生活中一些具体浅显的例子，给我们讲解辩证法，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深入的调查研究中认识客观、认识矛盾，抓住本质。记得有一次吃饭，他夹起一粒蚕豆，就指着蚕豆，从豆的发芽、生

长，谈到否定的否定，谈得又通俗又深刻。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我们认识问题的能力。

在日常接触中，他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共产党员个人修养的问题。当时，部队在敌后分散的环境，我们大多年轻、幼稚，不懂得怎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因此常常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象彼此之间不够谦逊；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互相间不能更好地团结、协同；组织纪律的修养也比较差。少奇同志一来，就密切地注意了这一问题，并善于用干部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实际事例，来教育我们。

这些看来平常的谈话，深刻地阐明了党员修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给了淮北地区党政干部以极大的教育。就在少奇同志离开淮北后不久，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庆祝党诞生十九周年的大会上，他作了题为《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是依据了他和许多干部交谈的情况而作的。当我们从《抗敌报》上读到这篇重要的报告时，觉得它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着自己讲的。这个报告，对于处于敌后的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了以后整风中的重要文件。

（原载一九五八年第九期《中国青年》）

半城镇幸会陈军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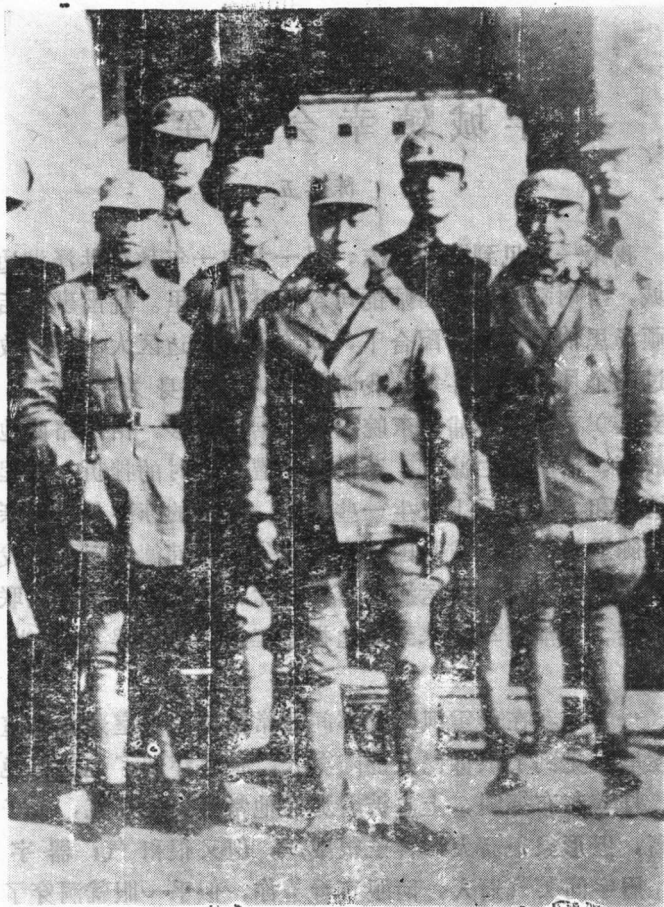
陈其五

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同志，是一九四一年秋在洪泽湖边的半城，当时新四军第四师的司令部驻在那里。皖南事变后，蒋顽汤恩伯部在敌伪配合下，向我豫皖苏边区大举进攻，经过三个月反磨擦斗争，我四师部队（前身为新四军第六支队）被迫向津浦路东皖东北根据地转移。由于路西地区的放弃，部队伤亡减员，革命事业遭受暂时的挫折，引起部队情绪和内部关系上发生一些问题。敬爱的陈军长，在亲自指挥陈道口战斗，拔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强在我解放区设立的据点，使运河两岸我淮北、淮海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后，由淮南军部来到淮北视察工作，帮助解决一些问题。

一天，我在彭雪枫师长那间非常简朴的卧室兼办公室的草屋里，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陈军长。他身穿褪了色的灰色军衣，打着灰布绑腿，上身披着那件他常穿的皮茄克，个子并不高，但形象很高大；样子很威严，但又很和气；器宇轩昂，眉宇间英气逼人，两眼直看着你，似乎一眼就洞穿了你的肺腑，使人感到可敬又可亲。

师长介绍以后，我按捺不住异常激动的心情，突然发问：“军长，我有点意见想请你评论一下，可以吗？”

军长回答得很干脆：“当然可以。”



1941年冬，陈毅（中）在淮北留影。

（北京军博供稿）